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記同夢

閩秀

錢

宜

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拔讐譌字獻歲
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襖一冊。供之上方。設
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
夫子所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
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

寄于靈者一石也。物或馮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
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
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
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子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
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
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
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
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
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
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其詫爲奇異夫子
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
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
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
影微紅朝暘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
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學
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
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斲遇天

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
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
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
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啓姬評云。飛娘見形于夢。疑是
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
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寄子愛
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夢以誌

述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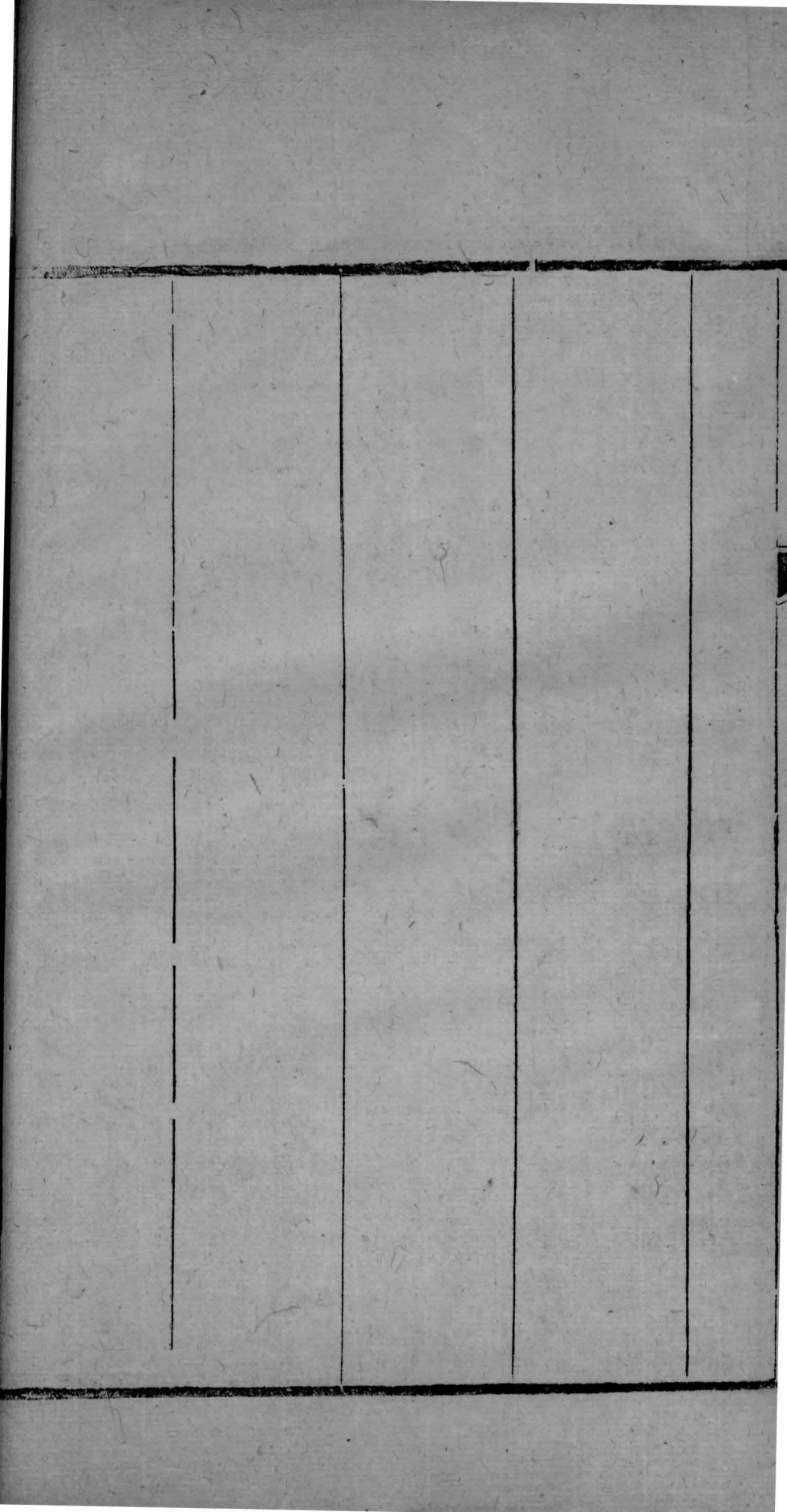
繆彤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
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
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
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
夜旣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
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
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旣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玉去。畱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啞孝子傳

王 潔

汲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旣啞。手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糲。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歛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彘飼之。茁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

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瘖復孿。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淡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暉 月 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篚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跽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億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

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矚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僇僕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

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臯

虞鄰

乩或作乚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批乩。名之曰乩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鸞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沔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

王人玉暨予兄涑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僊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此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臯。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伎不求。至何足以臧。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膝。

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
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僊降。先君必
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
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
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此
虬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
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
我子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
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二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彘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讚曰。臉臞而衷腴。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
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泗杏之通
儒盛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襲。迨滄桑之會。張生旣
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亾。僑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
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南宮與否。僑亦降
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
是科予落第。予臨何公絃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
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
大固崔巍正展旂。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兄輩又請問
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
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
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
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誠足奇哉。
予思此僊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
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
前松餅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
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乎。或曰：筆僊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週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

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
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

幼石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臆
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
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
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
中泠一勺。清徹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
廊一匝。聽濤聲。噲。噉。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
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
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

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
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
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
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
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
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
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
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
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嶙峋森森若奇鬼異。以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
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悒悒若有所失。
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
皆挾中泠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
江還。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
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
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
圈。上下隨縷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
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泠一斛。子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
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
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
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
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菡蘆沉石
窟中。銅丸傍鎮。菡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綆上機。
則銅丸中鎮。菡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
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綆。啟視之。水盎然滿。
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鑊。須臾沸起。就道士瘦飄微吸。

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
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
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
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
不徒泉而異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
傭僮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
古以來真才埋沒質鼎爭傳獨中泠泉也乎哉次日
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
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

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絙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鬯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縋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鬯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髯參軍傳

徐瑤天聖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問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犇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

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逆力曳兩頭。佩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
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
用隸人麾下爲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
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
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
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
選軟凡庸。退薊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
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

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亾嗚呼是誰之過歟
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勾傳

毛際可

李勾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彘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卽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畱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勾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

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溪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盧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豗。橫奔月窟

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

珠網掛層臺。激灩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

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磬影搖

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

家風遍大洲。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

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銀臺金

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

生疑慮隔天涯。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喫

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羅列

都在衆生心地開。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
荻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凌
增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鼇
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屠釣今之異人隱于乞
匄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匄
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鉞徒障人。

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品玉犀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欵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鑄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必草印譜前

周亮工

淵齋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必草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

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
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
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嗚嗚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于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

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昧爽。生。匆匆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別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則餅師腐。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麩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蘖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于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日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卷十五
終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登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

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并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

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薊。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

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
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
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
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
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點勝。我開
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
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
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
爾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絲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餘缺，有若生成，而

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靛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鵠舛。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
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
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
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
齶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
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
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
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
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

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
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
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
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
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杅。盃。盃。
盃。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
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
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墜戶。以避
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眷。傲慢公卿如觀變。
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
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
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
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闈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
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
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

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祆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息。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襖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馳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
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
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
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
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
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
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
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白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聾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

談人聞聞。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

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
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
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
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
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
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
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
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
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
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
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猿猴。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

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
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
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
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
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
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
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
瓏。活動。求之二白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
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
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
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
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
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
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
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
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荅汝瑚之語以戒後之
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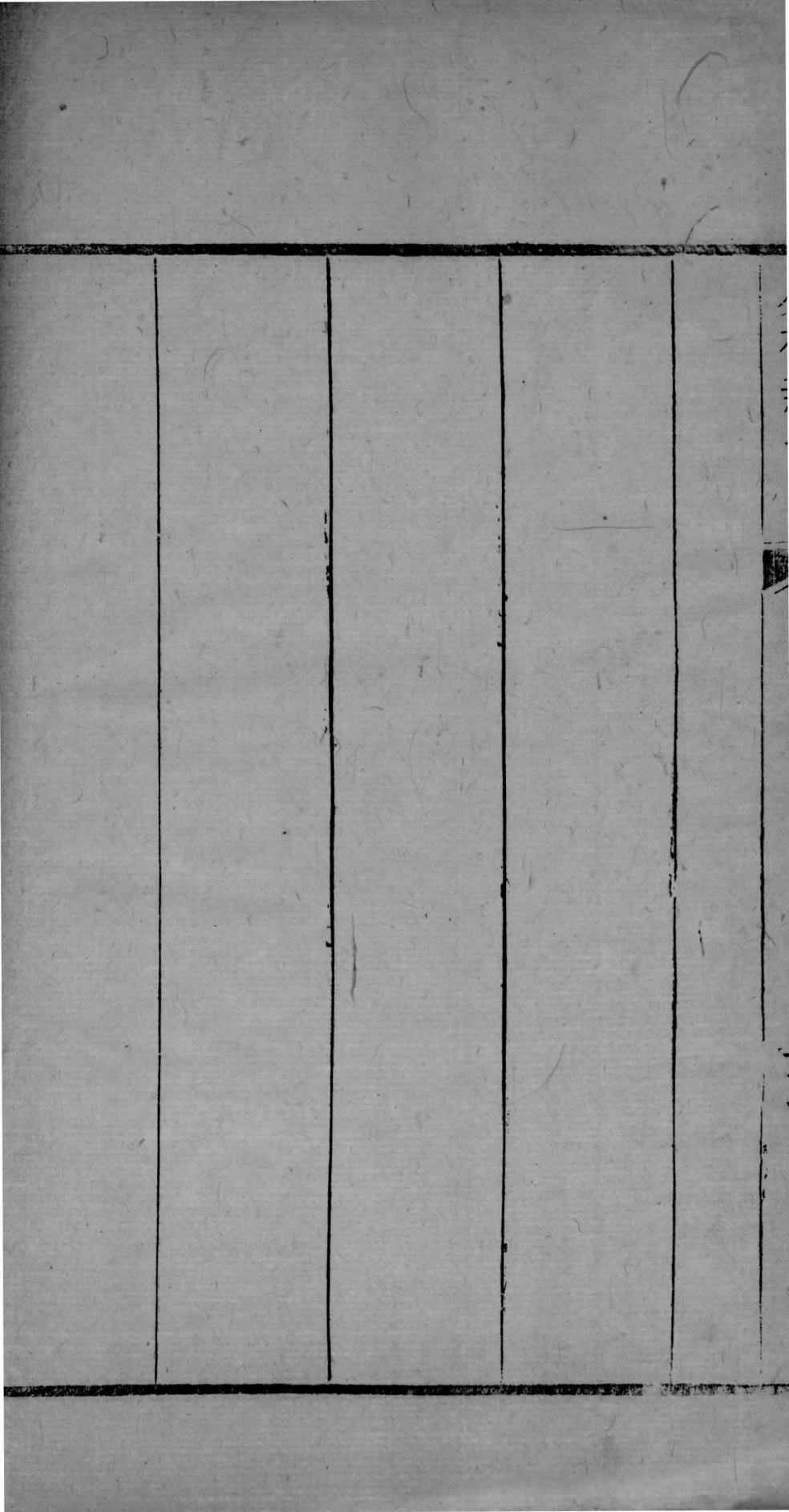
滄州宋起鳳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

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
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
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
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
凡九。城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
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
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
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徵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滌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遷甫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錐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藿孟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淡。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梯爲。

記采樹葉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
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
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忌隙乍見或輕
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
至乏食垢衣敝襪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
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
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
之所卽甚湫溢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
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輾轉不

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撓心。能致然耳。嘗遠
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
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
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
雅如此。羣居未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
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
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
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
句力弘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

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

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剗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臧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欸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畫曰尚未。欸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天。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
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
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
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
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
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
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
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

去於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
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
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
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
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畀
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
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
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
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

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
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
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
各歎服而去。嚮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
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
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
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
固自有時哉。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
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
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
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令昆弟輩取六
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
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
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怠與之商
權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

云唐

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瞽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嗇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瞽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

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旣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

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
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
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
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
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
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
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
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

琇

玉樵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後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懼。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

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邁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之資。遣歸粵東。六奇
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
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
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
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
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
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
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
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箸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劬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

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歸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菰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蹙然足音矣。